

职场故事

那个无事可做的午后

□徐均生

职场故事

职场故事

遥远的人才

□曾勇

那个无事可做的午后，我忽然心血来潮给张侃打了电话，让他过来一下。张侃跟我一起参加了单位副主任竞聘，结果，他和我一样落选了。

张侃到了我这里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。

我有些严肃地说：“张侃，刚才领导打电话到我这里来了，让你去一下他的办公室。”

张侃懒洋洋地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刚才我去过了。”

张侃听我一说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：“你去过了？”

我回答：“是的，去过了。”

张侃连忙拔腿就往楼上跑。我听见“噔，噔”地上楼了，开始笑个不停——我是骗他的！

自从落选，我心情非常压抑，很想骂人、摔东西，唉，这“官”字真是伤人哪！

没过多久，张侃脸红红的进来，坐在沙发上，一声不吭。

我问他：“张侃，怎么啦？领导批你了？”

张侃低着头没有回答。

我再问：“张侃，你说话啊！”

张侃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喝道：“都是你啊！”

我故作镇静：“我怎么啦？”

张侃嘴巴动了又动，然后却说：“没什么。”起身回去了。

我觉得奇怪：这张侃，肯定遇到什么事了。

第二天，竞聘副主任的结果公布，张侃竟然榜上有名！

我问张侃：“你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张侃摊开双手，回答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我再问：“你昨天上楼见到领导没有？”

张侃脸红红的，看着我却没有回答。

我明白了，昨天张侃上楼见到领导了，可能是领导见过张侃后改变了决定。我非常眼红，恨不得重新来过，对，我要让时间倒回去，重新来过。我不骗张侃了。

二

那个无事可做的午后，我忽然心血来潮给张侃打了电话，让他过来一下。张侃跟我一起参加了单位副主任竞聘，结果，他和我一样落选了。

张侃到了我这里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。

我说：“张侃，晚上我请你去喝酒。”

张侃当即表示：“好啊，我也这么想呢。”

于是，我跟张侃东一句西一句的，说了很多话。

快下班时，张侃说：“我去关一下门，你在楼下等我。”

看着张侃进了他的办公室，我便去



绘图 仁伟 吴芳

了卫生间。

当我从卫生间出来时，张侃正好从楼上下来，脸红红的，还低着头。我心里却“咯噔”一下，便和张侃去喝酒了。我喝得很少，张侃喝醉了。

第二天上班，竞聘副主任的结果公布，竟然还是张侃！

现在完全可以断定，张侃能够让领导改变决定，就是因为张侃上楼见了领导。

如果不让张侃上楼呢？对，不让张侃上楼，再重新来过！

三

那个无事可做的午后，我忽然心血来潮给张侃打了电话，让他过来一下。张侃跟我一起参加了单位副主任竞聘，结果，他和我一样落选了。

张侃到了我这里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。

我对张侃说：“我有点事，想请你帮忙。”

张侃说：“好啊，尽管说。”

我和张侃一前一后下楼。到了我家，我让他在我家外面等一下，我先进了屋，故意把挂在墙上的画弄下来，然后喊张侃：“进来吧。”

张侃进来后，我请他帮我画重新挂起来，然后说：“我们去喝酒吧。”

我们就到经常去的神龙酒馆喝酒了，一直喝到夜里11点。我们是相互搀扶着走回家的。他家住在我家前面那栋楼，我送他到家里才离开。我的头脑非常清醒：这下子你没时间去单位见领导了吧？！

那天晚上，我睡得非常死，早上，老婆拧住我的耳朵把我拧醒了。

老婆狠狠地数落起来：“前天喝了多少酒啊？睡了一天两夜！有你这样的人吗？你看看张侃，都当上副主任了……”

乡里杏鲍菇场为解决技术难题登报招聘人才，很快引来很多报名者。经反复筛选，吴场长把外省一名刘姓专家聘请过来。

别看刘专家才30多岁，但水平相当了得，场里遇到的技术难题经他指点很快一一化解，乐得吴场长不时地感叹：这外省来的专家就是厉害，花高薪也值呀！

刘专家在场的时候，吴场长更是一脸的尊重，上桌敬酒，下桌敬烟，热情有加。

这天，刘专家碰到了难题。这是菌种装包后的第三天，菌袋上忽然出现了好些白斑。刘专家苦思良久仍找不到原因和对策，只得给外省他的一个老师打电话讨教。打完电话，刘专家忽

然起身去了场里的杂物房。

吴场长也在菌棚看着那些长白斑的菌袋发愁，根据以往经验，他知道这些白斑将很快繁殖成杂菌，从而造成这批杏鲍菇大量减产。见刘专家起身离开，他也跟了过去。

吴场长来到杂物房时，刘专家正从屋角那个废弃资料柜里翻出一摞满是灰尘的纸来，见到吴场长，刘专家很有些难为情：“是……是这样，电话里老是听不明白，我只好把老师的资料找出来……”

吴场长看到刘专家手上的资料，不由得呆住了：他记得这些资料是半年前本场职工小黄亲自交给他的。他还听说，小黄辞职后去外省一个杏鲍菇场打工去了……

职场故事

婉转说法

□刘凌

空闲时，老妈总愿意和一帮老人家坐在大院里聊天，话题无外乎从电视里看来的新闻或是身边趣事。

这天天气暖和，老妈这一群人边择菜边闲聊，话题扯到了孙辈们的工作上。

罗大妈的孙子文凭不高，可非要到城里打工，最后在一家邮局当了临时工，负责送报刊。罗大妈说：“孙子配有‘专车’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送的东西城里人每天都离不了，人家都叫他们‘绿衣使者’呢！”

大伙儿心知肚明，可没人去点破。

王婶的孙女高中没读完就急着到城里淘金，由于身材好，相貌不错，被一家酒店聘为迎宾员。王婶说：“俺孙女一年四季穿时装，还不用花钱。那工作一般人做不来，我听说叫啥‘微笑大使’！”

老妈有些着急了，自家的孙女在城里一家医院当电梯工，可说出来不好听。老妈猛地想到孙女谈起工作时说的一句玩笑话，当即气定神闲地说道：“咱孙女工作环境好，单独一间‘房’，冬暖夏凉，她现在当上‘垂直管理工程师’啦！”

职场故事

一条道儿走到白

□徐悦

她是一名小学教师，有个外号，叫“一根筋”。

学校搞教研活动，大家最喜欢听课，却没人喜欢评课，躲不过时，就扯些面子上的话。只有她较真，一二三四五，尽拣别人不说的说，也不看人家的脸色。教务主任上示范课，她列举若干条不足，于是就得了“一根筋”的雅号。要好的同事提醒她，她却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！

她工作的第三个年头，学校期末评先进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。领导宣布评选指标后，问大家有没有意见，她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，说，指标有问题。领导问，指标怎么有问题了？她说，我从教育局网站上看到，我们学校有8个指标，现在怎么只评选7个？领导说，还有一个经校委会研究，特别留给本学年最优秀的老师。她说，那就不必了，如果我评不上，说明我还不是最优秀的；如果我评得上，这样做还有意义吗？人们忍无可忍地笑翻了天。她却不笑，一本正经地说，自己不需要领导搞特殊。后来学校就按8个指标评选了先进。当然，当时就是再增加8个指标

也没她的份儿。这事一时被传为笑谈。没有人不知道，那个指标是领导留给关系户的，这是潜规则。只有她认定指标是领导留给她的，她说，自己不能让领导工作被动。

这样的事情多了，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再后来，大家笑完了，就慢慢品出点滋味来。学校业务突出的不止她一个，讲公平的也就只有她了。人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她。那一年，学校民主推荐中层干部，按姓氏笔画排列的待选名单中当然没有她，但在“另选他人”一栏中她几乎得了全票，使这一栏破天荒地没被虚设。于是，她做了教务主任。

现在，她还是主任，时常还会得罪人，从校长到勤杂工，无一例外。但好像有什么东西屏蔽了她的直言，人们只记得她早过了天真年龄的率直。

有人就劝她，不要一条道儿走到黑了。她笑笑，说，其实有些事情没那么复杂，是我们自己的心被尘世熏染得复杂了。该说的说，该做的做，不遮不掩，清清白白，心安人和。认准一条道儿，不会走到黑，只会走到白。